

## 名家作品

## 大周的清晨

■周璋璞

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去看看麦田。于是，在作了决定的次日清晨，我洗完刷完便向麦田走去。我的村子叫大周，一个中原不起眼的村庄。我由村子中间的一条小道走向村子南边的麦田。此时的麦子已灌浆坐胎，麦穗上有干枯的麦花。麦田的那头，有两位老人在交流着。他们悠悠地向远处走去，估计也是来看麦子的吧。一个月后，这里将机器轰鸣、热浪滚滚，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而现在，麦子正鼓气胀劲，用最后的力气酝酿着丰收。

没有风，灰色云朵几乎不动，低低的。天地默默无语，饱含深情。村子和麦田的交界处是条弯曲的土路，路边开着野花、种着几棵杨树，偶有一小块菜地。我漫步在这条小路上，明明思绪万千，内心却非常平静。铁路、公路……一个人从外面辗转回到家乡，要走过多少路程，最终才踏上这独属于自己的田边小路。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永远不会走错的路便是归途。无论行走多远，千里万里总能摸回来。村子里，很多人家的大门紧锁着，长期无人打开的样子。它们的主人和

我一样，也去往外面的世界实现梦想了吧。不过，这看似无人打理的荒废院落总会牵动着游子的情感。我能想象到，用不了多久，他们也会跟我一样，再次回到这浇灌了祖先热血的方寸之地。

我在一个宽敞的过道口拐弯回到村里，远远便看到有户人家门口种着月季花。花儿正在绽放，一个本来要回家的女人看到我便停了下来，似乎是在等着我走到跟前。重复的清晨，看到一个陌生人，她能不觉得新奇？我走得不快，但她有的是耐心和时间，一直站在自家门外等我。迎着地平线又不乏热切的目光，我稳步来到她身边。我主动跟她打招呼：“吃了没？”“吃过了。你吃了没？”她问。“还没哩，先转转，回家吃。”我回答道。“你是谁家的呀？”她又问我。在我们老家，“谁家的”一般是“谁家的媳妇”的意思。我知道她错了，于是一边轻轻踩了踩脚下的土地，一边骄傲地告诉她：“我不是谁家的。我就是大周的闺女。我姓周，这就是俺庄。”在她这个外姓人面前，我生出了一丁点儿优越感。她“哦”了一声，便不再搭话。直到我夸她家月季花好看，她才又说：“这两棵不是一个品种，一个可

香，一个更香。不信你闻闻。”我真就探了探身子凑上去闻了闻，她说的话没错。和“月季花”作别，我又有了去北地看看的想法，并且决定要走我小时候不敢走的那条小路。

我所经之处，家家大门紧闭。一百多米的路程，我没有见到一个人，倒是遇见几只鸟，在路面上踏着脚尖踱步，头一伸一伸的。见到有人过来，它们“扑棱”一声振翅高飞而去。

小路东西走向，南边是村庄，北边是麦田。那时，这条小路离村子还有一百多米远，路和房子之间种着庄稼。现在，随着村子扩大，房子已经和这条小路快要挨着了。四十多年前，孩童时的我不敢一个人来这里玩。我记不清当时哪一户人家的屋后是一片沙果园，只记得有一个夏天的午后，我们几个伙伴到果园里偷摘沙果的事。我们扒开树枝围栏进去，按照事先分工，有的上树摘，有的在树下接。我是被分配到上树摘果子的人之一。刚摘没几个，我们就被发现了。果园女主人好像躲在哪里看着我们，专等我们“作案”时出来抓个正着。结果是别的小朋友都跑了，就我当

场被抓。最后具体怎么“处理”的，我已经没有印象，总之没有为难我。所以，那个女主人至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穿得很好，白白胖胖，干干净净，富态而温和。

看着生机勃勃的庄稼，我的内心满当当的。岁月更迭，北地依然。丰饶的土地，养育了一代代大周人。

转眸，我从自家老宅后面弯弯曲曲的过道往回走。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我转学去西安离开大周的时候，我家老宅屋后还是一个缓坡，有一段矮土墙，然后就是村里的菜园和庄稼地。如今，我家老宅已经在周围一片新建房屋的包围下显得低矮破旧。现在它属于我叔叔了。四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晨，一个年过半百的还乡人行走在记忆的小路上，想完整还原往昔的景象，但终不可得。现实的画面犹如珠帘，一串串掉落下来，打在我的脸颊和眼睛上，干扰着我。

穿过童年行走的道路，我回到村子里，一脚踏进现实之中，和坐在门口的乡亲打过招呼后回到新建的房子里。这个清晨，我好似从半个世纪的时光里穿越了一趟。

母亲对这棵香椿树极爱惜。但每到采香椿的时候，她总会给左右邻居送一些。大家客气地说：“哎呀，你看看，怎么采了这么多啊！”母亲就说：“我家这棵香椿树皮实，越采来年才长得越旺呢！”

香椿的吃法很多，可煎可炒，母亲多用来腌制。采下来的香椿叶洗净晾干，拌上盐揉搓后密封到坛子里，过十天半月就可以食用了。用干净的筷子夹出来，拌上青青的蒜蓉，淋上香油，浇点陈醋，就是青黄不接时农家的一道美食。到了麦收时节，腌香椿更是我们的家常菜。如果保存得好，可以一直吃到春节呢。是啊，在故乡，谁的饭桌上没有飘过香椿的芬芳呢？

我国采食香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苏颂在《本草图经》中写道：“椿木实，而叶香，可啖。”金朝元好问在《溪堂》中诗云：“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说明当时采食香椿已十分普遍。现代研究也表明，香椿的营养丰富，又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母亲不懂这些，她只是用农村妇女朴素的情怀采下对生活、对儿女最深沉的爱，窖藏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又是一年春风起。那婆婆的树影、那芬芳的香椿，还有那条我心中永不褪色的蓝头巾，永远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已炸出一大堆油馍。我和妹妹先把柳枝清洗干净，搭在晾衣服绳上沥干水分。待柳枝上水分晾干，父母也把油馍炸完了。母亲便开始用柳枝穿油馍。只见母亲一手拿起一根柳枝，一手拿起两根拧在一起刚出锅的油馍从一头穿进去。一根柳枝穿上十个油馍，再把穿好油馍的柳枝尾部折弯过来，绕着柳枝部缠绕几圈打个结，一个柳枝油馍串才算大功告成。麻利的母亲一会儿就把送给几家亲戚的油馍串穿好了，每家三串，分别用红丝线系住。父亲这时会找出一根长竹竿或一根木棍，把穿好的柳枝油馍串挂在一头，担在肩上，领着我和弟弟妹妹，一路步行去六里外的韩店村赶春会。

春风拂面，柳枝轻摆，那曾用来穿起油馍的绿丝线啊，早已随着儿时家乡的春会沉淀为传统的记忆。它带着时代的烙印，湮没于时间的洪流中。如今的村庄，炊烟少了，人也少了，春会也几乎不唱戏了，可柳枝油馍串还是长存于我回望家乡的记忆里。

持身心的健康。”刘震云则在《出延津记》里写过一位教书先生：“老汪教学之余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而祖父那辈人在生活中丈量距离的方式是以“步”为单位的，比如从家到庄稼地有一千二百三十步，从镇上到县城有三万五千步……走路有种魔力，走得足够远的时候，胸中的郁结自会消散，遍寻不到的答案和久等不来的灵感会蜂拥而至，三餐的普通饭菜也会给舌尖带来人间美味的清欢。

出门走走，不用顾虑路上说什么、做什么，因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和爱人或朋友步伐一致，漫无目的又时刻陪伴，分享过朝阳晚霞的浪漫，感受过“人间草木深”的温柔。

漯河市魏老师培训中心  
优秀作品选登  
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启蒙、文学艺术赏析等  
地址：黄山路与崂江路交叉口东北角五悦里商辅三楼  
电话号码（微信同号）：13781721689

## 给妹妹起名字

■漯河小学六（7）班 王悦淇

一想起给妹妹起名字这件事，我心里满是自豪和幸福。妹妹刚出生不久，爸爸妈妈为了给她起名字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结果名字起了一大堆，不是嫌太土，就是嫌太常见。妹妹都出生一周了，名字还没有起好呢。

妹妹的名字定不住，家庭会议还得召开。我和爸爸妈妈坐在客厅里，爸爸皱着眉头说：“前两个字得随她姐姐，叫‘王悦’，可是第三个字叫啥好呢？”说罢，他又认真地翻起字典，生怕漏掉自己不熟悉的字。妈妈托着下巴，发表了意见：“我看这孩子很调皮，不如起一个寓意她将来稳重一点点的名字。”我接过妈妈的话：“那就叫‘王悦宁’吧。”爸爸妈妈没有回应，看来还是不行啊。

我一定要给妹妹想出一个特别的名字，便结合自己的名字

“王悦淇”展开联想：“淇”指淇河，代表是水，妹妹的名字也要和“水”字有关系。我爱喝奶茶，干脆叫“王悦茗”吧。不行不行，太俗了。我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我突然想到，“茗”有别称“茗”，听起来高雅。妹妹就叫“王悦茗”！我脱口而出。爸爸妈妈听到后怔了怔，然后我给他们说了我的想法，他们听后夸我这个名字起得好。最后，我们全体通过，妹妹就叫王悦茗了！

我得洋洋得意地跑到妹妹身边，抚摸着她软软的小脸蛋开心地笑了。窗外的晚霞宛如橙黄色的绸带，柔美而温暖。我回想起与爸爸妈妈一起给妹妹起名字的一幕，开心地笑了。

## 诗风词韵

## 缝补时光的蒲公英（外一首）

■茶在手

暮色自柳梢滴落  
晚霞于波纹中消色之际  
有人俯身拾起一块圆润的鹅卵石  
指尖漫过窗台  
旧茶缸里沉浮的月光  
正在晕开2003年的旧报纸  
我数星辰恰似清点日历本上的节假日  
而砖缝里冒出的蒲公英  
正用小黄花弥合所有的裂缝



## 破晓雾起

破晓梦醒，敞开门  
晨雾涌来  
花甲之年，暮地畅快仿若少年  
奔向阳台，嗅花香，听鸟语  
闯入雾林，去寻觅隐匿的晨光  
只是不明白，那片雾气笼罩的麦田去哪儿了  
挚友散哪儿了  
悄然无声。我再次泛起感伤  
原来，我和青春之间只隔着一个多雾的清晨



国画：春花烂漫笔端生

杨静作

## 征稿启事

在每个文学爱好者的文学之路上，总有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本版《我的文学之路》专栏长期征稿，欢迎有故事的你，将那些文学之路上发生过的故事写出来发给我们，传递温情、启迪人生。

邮箱:siying3366@163.com

本版组稿：陈思盈

## 心灵漫笔

■于贵起

记忆像南窗上的一块磨砂玻璃，贴着朦胧美丽的花纹。每每回首凝望，很多事物会浮现在眼前。它们像时光荡开的涟漪，让人感叹、怀念……

儿时，庭院里有一棵香椿树，长在西墙边，树干挺拔，婆娑的树影笼罩了半个小院。母亲说它是从姥姥家移栽来的，年龄比我都大。

春风风暖，杏花、桃花都开过了，香椿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才钻出了嫩紫色的新芽，探头探脑地张望。这时候可舍不得多采，只有捣蒜汁或者炒辣椒时人们才从低垂的枝丫上掰下两“朵”来，给生活添加别样的清香。

四月的阳光下，香椿芽疯长，很快展开了嫩嫩的叶片，在小院上空氤氲起一朵朵云彩。我知道，该采香椿了。母亲从门后拿出一根长竹竿，打算用布条和一根短木棍在竹竿的一头绑出一个钩子。她先松松地把木棍系在竹竿上，然后旋转木棍，直至把布条绞紧，最后再用另一根布条紧紧拴住绷紧的木棍，这样一个简易但很实用的采香椿芽的工具就做好了。母亲头上围一条蓝头巾，双手高高举起竹竿，用竹竿那头的木钩挂住香椿芽，只轻轻一拧，椿芽就被折断了。香椿芽悠悠地落下来，有的落到地面上，有的落到厨房的屋顶上，有的落到鸡窝上，有的落到母亲的头



资料图片

巾上，还有几枝落到挂满青杏的枝头上。我在树下伸着胳膊接，欢乐的笑声飘满小院。

母亲采香椿是有讲究的。她说，时机要把握好，太早了采得少还会损伤树木，太晚了又不够鲜嫩。总要到清明过

后，枝叶长出半尺多长时才刚刚好。香椿芽要拣稠密的地方掏着采，每根树枝上还要留下几枝继续生长；另外采香椿不能用镰刀——是割下来的香椿芽很容易零碎，不好拾掇又会流失营养。二是怕伤了树，影响生长。

## 柳枝油馍串

大戏x台，连唱三天（或五天），时间为x年x月x日。戏告一张贴，卖包子油馍胡辣汤的、卖布卖衣服卖鞋的、卖笤帚笼头的、卖镰刀木锨的、卖荆篮子簸箕筛子的，等等，都会在戏告张贴后到戏台搭建的地方抢先撒些白灰占个好摊位。

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就是本村唱大戏了。因为学校会放假几天。我们可以在戏场里钻来钻去看小人书、买发卡和扎头发的红绸子。更重要的是家里要招待来看戏的亲戚，天天可以吃到好吃的。那时家里来的亲戚大都带有礼物。除了在城里工作的舅舅和表姑会带一兜苹果或橘子，大多亲戚都是掂几串柳枝穿好的油馍，一串有十来个不等。那金黄色的油馍在青绿的柳枝上被整齐地穿起来，一串串，就像一件件艺术品。

## 出门走走吧

了喜欢车马慢的年纪，日常只要时间不赶，我都会选择步行，四处走走——有时在县城的街头，发现离小区很近的偏僻巷子或者拐角处新开的服装店改成卖热干面的店铺了；有时去乡村市集，一边和遛弯儿的老人讨论地摊上的青菜，一边观察河边来来往往的人；有时到空旷的田野里抬头看碧蓝的天空、飞过的小鸟，感受吹过的风。春天，田地里是麦子；秋天，田地里是玉米。偶尔，我会碰到野鸡从沟渠边的草丛里飞出来，如果够幸运，还能从草丛中扒出一窝蛋。除了这些小乐趣，生活中百思

不得其解时、疲惫与焦灼叠加时、无端敏感心情郁闷时，都是我出去走走的原因。走路不需要烦琐的装备，穿一双合适的鞋子即可。我很少偷懒，雨天打伞，刮风加外套，一年之中少有不间断。

读到过一些关于行走的文章和诗集，那些散步时看到的景致可以酝酿出故事、衍生出作品。白居易热衷于散步，清晨“信脚绕池行，偶然得幽致”，傍晚“日西引杖屨，散步游林塘”。卢梭也痴迷步行。他在《漫步的艺术》里写道：“每天若不能花至少四小时穿行林间、翻山越岭，远离世间一切纷繁杂事，我就不能保

## 红尘百味

■张会霞

春风又拂绿了沙河岸边的杨柳。看着那些柔软如丝、随风摇曳的柳枝，我脑海里总在浮动一个词——柳枝油馍串。我的思绪也随着春风飘回到了儿时。

我的家乡是豫中南一个偏僻的村庄——夏庄村。春季，正值小麦返青、可着劲儿生长的阶段。地里农活儿不多，人们顶多去麦田里除草、撒撒粪。记忆中儿时的那些春天里，几乎各村都会有春会。所谓的春会，也就是由各村组织、家家户户筹粮筹款聘请剧团唱三五天大戏。大点儿的村子会请来两台戏，前街一台、后街一台，或者村东一台、村西一台，唱对台戏。春会时间一旦定下来，村里的干部就会在本村或其他村张贴戏告。戏告多用黑色或黄色字体，在大红纸上书写着：xx村有

## 生活哲思

■王晓景

出门走走吧，然后你就会更爱生活。彼时还在外地工作，日日束缚于写字楼的格子间内，身体与灵魂仿佛都被囚禁。某天被同事拉着加入同城的夜晚暴走团。西三环至西四环尚处于开发建设阶段，车少人稀，往返刚好十公里。急行军的速度，呼吸被抽成细密的蚕丝，可也轻而易举把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暂时搁置，让郁闷的心情重新愉悦起来。

我回乡工作后，行走的习惯一直保留着，但节奏逐渐缓了下来。可能是到